


# 德雷弗曼

譯言讓劉 蒼倫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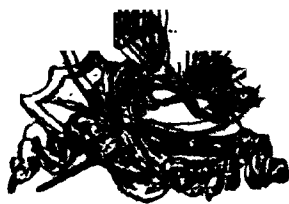


行刊社版出華光海上





德 雷 弗 曼



社 版 出 華 光

## 拜倫與「曼弗雷德」

劉讓言

「曼弗雷德」(Manfred)是拜倫的一部名著，它和他的長詩「却爾·哈羅德的巡遊」(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與「唐·茹安」(Don Juan)是同樣地偉大不朽，同樣地代表着詩人的真實的性情與詩人的卓越的藝術天才的，這篇劇詩的開始寫作，是在一八一六年的秋天，那時他正帶着負傷的心情，遠離了祖國，居住在瑞士的萊曼湖畔；到他完成了這篇作品時，已是第二年的春天了，那時他已離開了瑞士，居住在溫暖的南國意大利。

「曼弗雷德」的故事，與「浮士德」是十分相像的。「浮士德」這個德國的民間傳說故事，遠在依利沙白時代，英國的戲劇家馬勞(Christopher Marlowe)，已用它寫成了戲劇「浮士德博士」(Dr. Faustus)；後來德國的大詩人哥德，又用它寫成了他那不朽的名著「浮士德」(Faust)。在拜倫開始寫這篇「曼弗雷德」時，哥德的「浮士德」第一部已經出版八年了。因此拜倫的「曼弗雷德」，與「浮士德」有沒有關係呢？拜倫自己曾回答過這個問題。在一八一七年十月十二日~~的~~言上，他寫道：

「關於馬勞的「浮士德博士」，我從未聽見過，從未看到過，從來也沒有聽人講說過」。

在一八二〇年六月七日的一封信上，他又說：

「哥德的『浮士德』，我是從來沒有讀過的，因為我不懂德語的緣故。」

然而，他接着又說：

「但是，一八一六年，魯維斯（M. V. Lewis）在考利格尼，曾把它的大部份，用口頭給我翻譯過，我自然是很受感動的；然而比起『浮士德』來，倒是斯托貝克與少婦山以及別的一些東西，更刺激我來寫『曼弗雷德』的，不管怎樣，『曼弗雷德』的第一景，與『浮士德』的第一景，的確是很相似的。」

從這幾行簡短的敘述裏，我們知道，顯然地，拜倫寫作『曼弗雷德』，是受了哥德的『浮士德』的感動的。但是，阿爾普斯山的山景的誘惑與『別的一些東西』，更是促使他寫作這篇東西的主要因素，從形式上來看，『曼弗雷德』與『浮士德』是的確相似的。

到我們讀完了『曼弗雷德』，把它與哥德的『浮士德』相比較，並把它與拜倫前面所說的話相印證以後，我們就清楚地知道：拜倫是從『浮士德』取得了他寫作『曼弗雷德』的形式；從阿爾普斯山的山景，取得了他在『曼弗雷德』裏所描寫的那些使人神往的場面；『曼弗雷德』的主要的內容與主題，是從那『別的一些東西』取來，那是與『浮士德』全然沒有關係的。

這『別的一些東西』，究竟指的是什麼呢？那應該指拜倫在惡勢力統制下的英國社會上所遭遇到的無情的迫害，而在那年青的心靈上所引起的極度的痛苦了。這痛苦也是時代的煩惱，它是

至死都在糾纏着拜倫的，所以詩人藉着「曼弗雷德」把它表達出來。曼弗雷德本人不是始終在與痛苦搏鬥着而且至死也沒有脫離了痛苦嗎？這痛苦就是拜倫自身的痛苦了。然而，詩人的痛苦怎樣來的呢？要清楚地了解這個問題，我們須先把他的生平、時代以及當時的英國社會作一個簡單的敘述。

拜倫的祖先是陪着英國史上有名的威廉征服王（William the Conqueror）從諾曼地來到英國的。約有一百年後，因戰功而受封男爵。他們都拿着那句驕傲的話「信仰拜倫」來做家訓。給拜倫承繼爵位的是他那位伯祖父，曾犯過殺人罪，後來獨居在紐斯太忒（Newstead）大宅裏，睡在廚房的石板上，讓螻蛄在他身邊賽跑，過着令人難以想像地陰森的生活。他的父親就是那位綽號叫「瘋子賈克」的有名的流浪漢。他在法國過着豪華的生活，終於欠債以致困死在那裏。他的母親，也是蘇格蘭的一個貴族的女兒。她的祖先也是因兇暴而著名的；有的溺死了，有的被殺了，也有的因殺人而被絞了。她和「瘋子賈克」結婚後，承繼來的一筆財產，不久就被他揮霍了。所以自拜倫生下後，直到他十歲那年承繼爵位的時候止，她一直就和孩子過着困苦的生活。「瘋子賈克」也於拜倫生下來的第三年死去了。在這種情形下，她就變得暴躁、易怒，神經病很利害，因此常常打罵着孩子。拜倫生來又是跛腳的。所以自他懂得人事的那天起，他那幼小的心靈就浸在痛苦裏。他又生長在一個歷史轉變的大時代。資本主義的民主革命、怒濤駭浪似地到處澎湃着

，美國脫離英國獨立了，法蘭西大革命爆發了，自由思想的怒潮正對着封建主義的壁壘衝擊着。他的性格，就在這樣的血統、幼年環境與時代思潮的影響下形成了，——驕傲、暴燥、熱情、對暴力的反抗、對被壓迫者的同情，直到他死的那天止，這種性格就沒有改變過。

可是他所面對着的是一個什麼的社會呢？

英國那時正在喬治三世的統治下，一八一一年他的精神失常後，就由他的兒子來攝政，直到一八二〇年他死了，皇太子就正式即位，就是喬治四世。喬治三世在位時，是反對自由思想最力的陶利黨（Tory）得勢的；喬治四世未攝政前，雖曾一度親信過惠格黨（Whig），提倡過自由思想，但在攝政以後，就又親信起陶利黨來，因此對着自由思想的抑制也是不遺餘力的。那時的英國政治完全由少數的貴族們把持着。上議院是他們的，下議院他們也可以用金錢和勢力來壟斷。國家的經濟權也全操在這少數的貴族們的手裏，每年從印度，從南北美洲，從澳洲等地，向英國流進大批的金錢來，而這些金錢都被少數的貴族們掌握着。同時，他們又是鄉村的大地主。他們佔有大批的田地、宏麗的莊園，在莊園裏蓋起優美壯麗的住宅來，四週用森林圍起，林子裏種着各種的樹木，並養育着狐、兔、獾、雉等動物。他們終年過着豪華的生活。到了社交的季節時，他們就去到倫敦，在那裏參加夜會，開會議，跳舞，談文學，管理商業。到回莊園裏居住時，他們又照常地開夜宴，在林子裏騎馬，打獵。政治是他們的，經濟是他們的，自由是他們的，一切享受都是他們的。與貴族過着同樣的生活的，還有那些國教的僧侶們。然而受苦的是那些平

民們。在鄉村裏給貴族地主們工作的佃農們，終天勞作着，却終年掙扎在飢餓與窮困裏；他們連一點自由也沒有，思想言論的自由也被直接地剝括得淨盡；他們像牛馬一樣地受貴族們驅使着。在城市裏，隨着工廠的建立，勞動者的生活就更加困苦了。少數的貴族們掌握着國家的一切特權，多數的人民却在遭受着無情的迫害。一方面是貴族們的荒淫奢侈；另一方面是人民的饑餓困苦。自由的思潮正被惡勢力恨毒地撲滅着。

驕傲、暴燥、熱情、富於反抗精神與對受壓迫者的同情心的拜倫，受着時代自由思潮的激勵，面對着這樣一個被貴族的惡勢力所籠罩着的英國社會，他的熱血在奔流。他要反抗，要爲大多數在窮苦線上掙扎着的不自由的人民來反抗。他的武器是筆，他的敵人就是那迫害着大多數人民與阻礙自由思潮的英國的貴族社會。他與一切的舊傳統作戰，他與所有的假君子們作戰，他與一切的虛偽的英國社會道德作戰，他甚至英勇地來嘲笑那原有並掩護着社會缺點的宗教信仰。

一八〇七年，他出版了他的詩集「優閒的時光」(Hours of Idleness)。出版後，在「愛丁堡評論」上就遭到一個匿名的批評家的無情諷刺，於是一八〇九年，他就出版了他的諷刺詩「英國詩人與蘇格蘭評論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在這篇詩裏，他把蘇格蘭的批評家以及當時負着盛名的英國的詩人們，謾罵得一文不值。他在詩壇上的地位因此也就確定了。到他兩年的地中海沿岸旅行歸國後，他就出版了他的「却爾·哈羅德的巡遊」的第一二篇。



這本詩集出版後，就像他自己所說的一樣，一朝醒來他已成爲名人了。這時，他在詩壇上的地位，就像初昇的太陽一樣地燦爛。整個的英格蘭在崇拜着他，他變成了倫敦社交界的名人，青年的男女們熱狂地對他迷戀着。因此，他也就惹起那些貴族們忌恨了。同年的二月，在他的莊園附近的一個工廠裏，罷工的事情發生了。貴族的統治者們，藉用武力來彈壓，並把一個工人判處死刑的議案提到上議院去討論，當別的貴族的議員們都一致承認這個殘酷的殺人的議案時，拜倫昂然地站起反對，發表了他那篇驚人的正義的演說。這篇演說，也是使那些貴族們最感厭煩的。一八一三年，他又發表了他的兩篇故事詩「季奧爾」(Griour)與「埃比多斯的新娘」(The Bride of Abydos)，前者的內容是通姦，後者的取材是姐弟戀愛。這又給那些貴族們攻擊他的口實，說他在破壞英國的社會道德。一八一四年，他的有名的故事詩「海盜」(Corsair)出版了。在這篇長詩裏，夾雜着八行短詩，是用來諷刺攝政王(即喬治四世)的。貴族們又來攻擊他，說他在誹謗朝廷。同年的一月十七日，他與他的薄命的異母姐奧格絲它(Augusta)，一同到紐斯太威古宅裏居住了一些時候。她的確是他喜歡的女性，他從她得到了無限的溫情。然而，當他再回到倫敦時，藉着亂倫的惡名，貴族們公然無情地向他進攻了。一八一五年一月二日，他與米爾班克小姐(Miss Milbanke)結了婚，她是拉爾夫·米爾班克爵士(Sir Ralph Milbanke)的女兒。她是一個完美的貞淑的女性，聰明，嫺雅，沉靜，嚴格，虔誠地信仰着宗教，對於一切的事物，都拿着數學的法則來分析。她熱烈地愛戀着拜倫，而又一分一毫地計較着詩人的行爲。這樣的性格，

與這位熱情、暴燥、一切聽其自然、讓情感像野馬一樣地馳騁的詩人的浪漫的性格是全然不能相融的。他們的情感一天天地壞下去，終於在一八一六年三月十七日離居了。距離他們結婚僅有一年零三個月。在婚姻神聖的英國紳士的社會裏，這是一件大事呀！

於是一切都變了。整個社會在攻擊着拜倫，報紙一致地向他謾罵。叛徒，亂倫者，國王的誹謗者，道德的破壞者，拿破崙的頌揚者（因為他曾作過頌揚拿破崙的短詩）——一切的罪名，謠言，一齊都加在這個純潔的年青詩人的頭上了。向社會聲辯也會無人相信。詩人的聲名，像在陰霾裏的莊巍的山峯一樣，驀然昏暗了！帶着癡笑的面孔的貴族們在拍手狂笑！

他被惡勢力壓倒了，然而他並不屈服。他忍受着急烈的痛苦，準備離開他的祖國。他並非企圖逃避敵人，而是想暫得一時的喘息，再來給他們一個更強的打擊。這點他實現了，那就是他後來所出版的那部偉大而不朽的諷刺詩「唐·茹安」。

詩人帶着滿身的創傷，負着難以忍受的痛苦，於一八一六年四月二十五日，離開了英國，經過比利時，橫過萊茵區，來到了瑞士的萊曼湖畔，像一匹被一陣猛烈的追擊以後而剛剛脫離了危險的極度疲倦了的野獸一樣，在那裏暫歇下身來。

這時，他陷在極端的痛苦裏。痛苦是受着血統環境的影響和代表着時代精神的詩人的性格與十九世紀初期左右貴族統制下的英國社會相衝突的必然結果。

八月的一天，魯維斯來看拜倫，並把哥德的「浮士德」用口頭翻譯給他聽。他聽了很受感動。於是，那在心裏凝結着的像化不開的冰塊一樣的痛苦，對着阿爾普斯山的雄偉的山景開始融化了。結果，產生了他這篇偉大而不朽的作品「曼弗雷德」。

曼弗雷德是一個居住在阿爾普斯山間一所房屋裏的貴族。他被極度的痛苦糾纏着。他潛心研究過哲學、科學以及一切的知識，然而他發現了，「知識就是煩惱」，知識越高，痛苦是越深的。於是他就研究起咒語與魔術來。他藉着咒語與魔術的力量，把大地、海洋、空氣、黑夜、羣山、暴風、星宿等七 精靈招來；他向精靈們要求「忘却」，但它們都不能把「忘却」給予他。因此他更痛苦了。

一天早晨，他獨自坐在少婦山的懸崖上，對着自然的美景，他內心的痛苦像怒潮似地沸騰着，於是歌唱出那段美麗的文字來。他對着黎明、羣山歌唱；他對着初昇的太陽歌唱；他慨嘆那山崖的雄偉；他羨慕那飛鷹的自由；當他聽到了那牧人的縹緲的笛聲時，他的靈魂沉醉了，他願作一個聲音的無形的精靈，與那可愛的歌聲同生同滅。但這只是詩人的幻夢呀！一轉瞬間，他又想起了他的痛苦了。

於是他想躍入那無底的深谷裏，以死來解除他內心的痛苦。但當他正要從懸崖上跳下的霎那間，一個羚羊的獵者抱住了他，並拯救了他的性命。他跟着羚羊的獵者，來到了一座山間的茅屋

裏，他對着那樣地樸實、純潔、天真、自由的山民的生活，引起了無限的羨慕和感嘆。然而，這對他都是無關的，他反而更感到痛苦。

他又來到阿爾普斯山的一個深谷裏。在一條被日虹的光彩所籠罩着的急流上，招來了阿爾普斯山的魔女。（那一斷景象的插寫是美麗的）。她向她傾訴着內心的痛苦；懺悔着以往的罪過；並請求她，把爲他而犧牲了他的姐妹愛絲他帶從死裏喚起。但是，當她要求他發誓來服從她的意志並作她所吩咐的一切的事情時，他却嚴詞拒絕了。所以，他的目的又沒有達到。

乘着諸命運之神聚會的時候，他闖進了阿里曼尼斯的宮庭裏。在那裏，得着阿里曼尼斯的允許，尼米席司把愛絲他帶的陰魂與他喚來。他熱切地向她請求饒恕，想從她自己的嘴裏聽她說出原諒他的話來，這樣，他的痛苦就可消除了。然而，那陰魂只向他說了一聲：「曼弗雷德呀！明天要結束你那塵世的痛苦了。」就消滅不見了。

聖莫禮斯修道院院長兩次來到他的巨宅裏，要求他悔罪，以悔罪來拯救他那陷於絕望的痛苦裏的靈魂，都遭他拒絕了。死的時期到了。在臨死的傍晚，他對着落日告別。夜裏，精靈們出現在他的面前，向他宣佈，要把他的靈魂帶去。然而這要求却被他拒絕了。他感到那些精靈們沒有力量統制他，他向它們謾罵着：

「……滾開吧，你失敗的惡魔呀！——」

「死的手是生長在我身上——而不是你的啊！」

這是詩人的驕傲呀！死雖然已來到他的眼前，他還是要反抗的，這不就是偉大的拜倫的精神嗎？

精靈們消滅了，於是他獨自安然地死去。他留着那最後的一口呼吸，向那位守在一旁的修道院的院長說：

「老人啊！死並非是怎麼困難的事啊！」

曼弗雷德就是代表着詩人自己。因為在這故事裏所表現的曼弗雷德的驕傲、熱情、暴躁和反抗的精神，不就是拜倫的精神嗎？曼弗雷德激烈地與痛苦鬥爭着，他掙扎在痛苦裏，而終於帶着痛苦死去，這痛苦就是代表着拜倫自己的痛苦的，那是時代、社會與詩人的性格互相衝突的複雜的產物。與痛苦拚死的搏鬥，就是這篇劇詩的主題；那因痛苦而引起的一點悲觀主義的色彩，並不是全詩的主幹。因此這篇劇詩，從主題來講，是積極的、奮鬥的；並非是消極的、悲觀的。就如哥德的「浮士德」並非是單純的一個中世紀的德國民間傳說的描寫，而是十八世紀德國整個社會的複雜的產物一樣，「曼弗雷德」也決非是一個單純的浪漫故事的描述，它也是十九世紀初期左右整個英國社會的複雜的產物。它是代表着詩人的痛苦，也就是代表着時代的痛苦，代表着生長在那樣的時代與那樣的社會裏的千千萬萬被惡勢力迫害着的人們的痛苦的。

關於這點的了解是重要的。

至於愛絲他帶究竟指的是誰呢？她是暗指着奧格絲它嗎？或者像哥德所說是指着弗羅梭薩那個與人通姦的少婦呢？或是另有所指呢？這問題留待那些「學者」們去「研究」吧。既然曼弗雷德的痛苦是別有所依，那末，在我們，這問題自然是無關緊要了。

這是一篇代表着詩人性格的作品，也是一篇代表着詩人卓越的藝術天才的作品。在這裏，的確有不少引人神往的場面。懸崖、冰河、雪崩的描寫都是動人的；有些詩句是耐人尋味的；有幾場曼弗雷德的獨白更可以表現出詩人的偉大的風格來。關於這點，只有從作品裏去體驗了。

一九四八年元旦夜於蘭州

在天上和人間  
有更多的事物  
， 郝雷休， 在  
你研究的哲學  
裏是夢想不到  
的。

## 劇中人物

曼弗雷德

羚羊獵者

聖莫禮斯修道院院長

麥牛爾

哈曼

阿爾普斯山之魔女

阿里曼尼斯

尼米席司

諸命運之神

衆精靈

劇的佈景是在崇山峻嶺的阿爾普斯山中——  
一部在曼弗雷德的堡內，一部在山野裏。

## 第一幕 第一景

曼弗雷德獨自一人。

景——一個哥德式的狹長走廊。

時——中夜。

曼

這盞燈必須滿燈油，即使這樣，也不能點燃得像我必須守望的時間那樣長：

我的睡眠——如果我睡着了——並非安睡啊，

那只是一個持續不息的思想的連續，

這連續我是不能阻止的：在我的內心裏

有一個夜禱，這雙眼睛呀，只是緊閉起

在向內心看着着，然而我仍然活着，

並具有那活着的人們的神色與形體。

痛苦應該是智慧的教師；

知識就是煩惱；那些知道得最多者，

( 14 )

對這宿命的真理必然感傷得最深，  
知識之樹並非生命之樹啊！

哲學與科學，那些奇異的淵泉，  
以及萬物的知識，我都探試過，  
而且在我的內心裏有一種力量，  
把這些東西來支配——

然而那是無益的：我會對人作過善良，  
就在這人羣中，我也曾遇到過善良——

然而那是無益的：我曾有過敵人，

未曾與一個交戰，都倒斃在我的面前了——

然而那也是無益的：——善良，罪惡，

生命，權力，熱情，這一切都為別人所有，

對於我，從那一切無名的時候起，

都好像雨落荒沙了。我沒有懼怕，

而且我覺得詛咒是天生不足懼怕的，我也沒有

那伴着希望與願欲而震跳着的急迫的悸動，



或者在這塵世上對一些事物的潛藏的愛戀。  
而今談到我的主題吧——

神祕的司事們啊！

你無邊的宇宙的精靈們呀！

在黑暗與光明裏，我曾追尋過你們——

你們，你們流轉在大地的周圍，居住在

微妙的原質裏——你們在那

不可攀登的羣山的絕頂出沒遊息，

大地與海洋的巖穴也都熟悉——

憑着這寫下的咒語，我來招喚你們，

它給我降服你們的力量呀！——來吧！出現吧！

〔稍停〕

你們還沒有來呵。——現在我憑着

那在你們中間的首長的聲音——憑着

那使你們顫抖的符籙——並憑着

那永生者的要求——來吧！現吧！

( 16 )

〔稍停〕

如果這樣。——大地與海洋的精靈們呀！

你們一定不能從我逃脫：我憑着一個

超於一切用過的力量，一個強暴的咒語，

這咒語出生在一个被詛咒的星球上，

在一个毀滅了的世界的燃燒的殘體裏，

在那永恆的空間裏的一個遊蕩的地獄中；

我憑着那在我靈魂上的有力的詛咒，

與那在我的內心裏的與環繞着我的思想，

我要強迫你們來聽從我的意志啊！出現吧！

〔一顆明星出現在這狹長走廊的比較黑暗的一端，它是固定不動的，並聽見一個聲音歌唱着。〕

精靈一

俗人啊！你的吩咐我聽從，

我來自雲層裏我的宮庭中，

它是薄暮的呼吸所建造，  
夏天的落日給鑄了金光，  
用着天樣的淺藍與朱紅，  
攙雜起作成了我的帳篷；  
縱然你的請求許被反對，  
我却駕着一條星光降臨，  
對於你的咒語我來聽從，  
俗人——你的願欲須述明。

精靈二

勃嵐克是羣山之王，多年前  
已給它舉行了加冕；  
它坐在巖石的寶座上，穿着雲袍，  
戴着一頂白雪的王冠。  
圍繞它腰間的是糾纏的林叢，  
那雪崩緊握在它的手中；

( 18 )

但在滾下以前，這轟響的球體，  
必須停下，爲聽取我的命令。  
那冰河的寒冷與不停息的冰塊，  
一天天地向前滾轉；  
但我就是那個人，能命令它前進，  
或把它帶着的冰塊阻攔。  
我就是這地方的精靈，  
能使這大山彎曲，  
並使它多巖穴的山座戰慄，  
你求我有何願欲？

精靈三

在蔚藍的海水的深處，  
那裏沒有喧鬧的波濤，  
在那裏風是一位陌生人，  
那裏有海蛇生長着；

在那裏美人魚用着各種貝殼，

裝飾着她的綠髮；

像海面的暴風雨一樣；

傳來了你那咒語之歌；

越過了我那靜寂的珊瑚的宮庭，

滾響着那深沉的回響——

把你的心願說出吧，

對着我——海洋的精靈！

#### 精靈四

在那裏沉睡的地震躺着，

它頭枕在烈火上，

那些硫磺的湖泊，

沸騰似地向上升放；

在那裏安底斯羣山的山腳

深插在大地中，

( 20 )

它們的羣峯，

飛翔似地射入雲際；

我已辭別了我出生的地方，

來聽候你的命令——

你的咒語已使我屈服，

你的願欲我來遵從。

#### 精靈五

我是那風的駕駛者，

暴風雨的激動家；

那跟在我後面的颶風，

尚挾着微溫的電花；

我越過湖岸與海洋，

乘着狂飈，向你奔來；

我途中遇着的那羣船舶現在安然航行，

而黎明前它定要覆滅。

精靈六

我的居處是那黑暗的陰影，  
你的魔法爲何要用光明來使我受刑？

精靈七

掌管着你的命運的那個星座，  
在有地球前我就統治着它；  
在蒼空圍繞着太陽的星球裏，  
它是同樣地鮮艷與美麗；  
它的軌道自由而整齊，  
太空懷抱的星羣沒一個比它更美。  
那最後的時期到了——它變做  
一個遊蕩而無定形的火球，  
一顆無軌道的彗星，一個災源，  
它變作了全宇宙的禍患；

( 22 )

它憑着潛力仍向前滾進，  
沒有範圍，也沒有軌跡，  
在天上它是個光明的畸形，  
那蒼空裏的精靈！

而你！生長在它的威力之下——  
你卑微的人呀！我對你服從並輕蔑——  
我被一種力量所逼迫（它並非是你的，  
而給予你，才使你能叫我服從），  
在這短時間內降臨，  
在這裏，孱弱的精靈們圍繞着你，  
同像你這樣的一個東西商談——  
土生的孩子啊！你有何事把我招喚？

全體精靈

大地、海洋、空氣、黑夜、羣山、暴風、星宿、  
都聽從你的命令，土生的孩子啊！

在你面前，它們的精靈們來接受你的詢問，

俗人呀！你求我們有什麼事情——你說！

曼 忘却啊——

精靈一 關於什麼——關於誰——而且爲什麼呢！

曼 忘掉我心裏的事情；向那裏了解它吧——

你們知道它，而我却不能把它說出來啊。

精靈 我們只能把我們所掌管的給與你呀：

向我們來要人民、君權、那統治世界的

威力吧——那整個的，或者部分的——

或者來要一個管理宇宙萬物的符籙，

我們是這些東西的掌管者，——每個與全體，

這些一定能夠給與你。

曼 忘却，自己的忘却啊——

你們對我所請求的是這樣豐富地給與了，

你們就不能從那隱藏的地方把它索取來嗎？

精靈 那不在我們的本體內，不在我們的技藝裏，

( 24 )

但是——你可以死去呀！

曼 死能把它給予我嗎？

精靈 我們是不死的，而且永不忘却，

我們是永生的；對於我們，過去

像將來一樣，都是現在。你得到回答了嗎？

曼 你們在嘲弄我——但那帶你們來這裏的威力，

已使你們屬於我了。奴隸們，別奚落我的

心願吧！我的心靈、精神、賦與生命的火花

以及我的身體的光芒，比起你們的是

一樣地燦爛、透澈、光芒四射啊！

雖然閉納在肉體裏，但決不能屈服於你們的呀！

回答我吧！不然，我要使你知道我的厲害了。

精靈 我們照我們回答過的來回答你；

我們的回答甚至就在你自己的話語裏。

曼 你們爲什麼這樣說呢？

精靈 如果你說的，你的本質與我們的一樣，

我們已回過頭了，那俗世叫作死的東西，與我們並無關係呵。

曼 那麼，我從你們的境地把你們招來是無用的了；你們不能夠，或者不願意幫助我啊。

精靈 說來；我們所有的都願給與你，那是你的；在你遣去我們以前，你要想一想呀；再向我們來要求——王國、威權、體力與壽命吧！——

曼 該毀滅的！壽命與我有什麼關係呢？

它已經太長了。——滾開——滾開吧！

精靈 然而等一等：既來到這裏了，我們願爲你服務的，請你想想，我們沒有別的能供獻的禮物在你的眼中是有價值的嗎？

曼 沒有，一件也沒有；然而站着——在我們

離別之前，停一會兒，我願而對面地看着你們。

我聽見了你們的聲音，那甜蜜而憂鬱的歌聲，就像海洋上的音樂；而且我看見了那顆

( 26 )

清朗而大的星星的從容神采；別的沒有了——以你們的原形走近我的面前來吧，一個個來，或者全體都來，以你們平常的形像出現吧！

精靈 在那些原質之外我們是沒有形像的，

我們是那些原質的心靈和因力；但是你來選擇一個形像吧——我們可以以那樣的形像出現的。

曼 我是沒有選擇的，在這人世，對於我

沒有憎的或美觀的形像啊！

就讓他，那在你們中間最有威權的，

以他那最適宜的形像出現吧！——啊！

精靈七 (以一個美麗的女子的形體出現) 你瞧啊！

曼 啊！天呀！如果是這樣，而且你

不是一個癡狂，不是一個戲弄，

我也許還是最幸運的。我願和你擁抱，

而且我們一定又是……

[那形體毀滅了]

我的心碎了！

〔曼弗雷德倒地，失了知覺〕

( 28 )

〔聽見一種念咒語的聲音，那聲音如下：〕

當月光照在海波，  
螢光發在牧草裏，  
火球輝耀在墳場，  
燐火閃爍在沼地，  
當流星正在拋射；  
當那呼應的鴟梟正在高叫；  
當那寂寞的樹葉  
仍在山的陰影裏，  
我的靈魂將以一種力量  
與徵兆，加在你的靈魂上。

雖然你的睡眠也許是深沉，  
但你的精神將永不休息；  
有那些陰影，它們永不消失，  
有那些思想，你不能把它驅除；  
憑着一種你所不知的威力，  
你永遠不能再孤寂；  
你好像被一件屍衣包着，  
你好像被一片濃雲裹着；  
而你將永遠地住下啊，  
在這個符籙的精神裏。

你雖未看見我從你的身邊走過，  
你一定以你的眼睛感覺到了我；  
像一種必須接近你的東西，  
雖然看不見，而已接近了你；  
而且在那神秘的恐懼裏，

你轉頭環視着，

你一定立刻就會驚異，

我並非是你的陰影；

那你所感到的力量，

一定是你所必須隱避的。

一個魔術的聲音與詩句，

曾使你用詛咒來受洗禮；

一個蒼空裏的精靈，

曾以一個羅網繫住你；

在風中挾有一個聲音，

它將禁絕你去歡愉；

而且夜之神將拒絕給予你

她那天空裏的一切的靜謐；

而白天定有一個太陽，

它將使你希望它滅亡。

( 30 )

從你的假淚裏我蒸餾出一種

有力殺人的原素；

從你的心裏，在那最黑的

淵泉內，我榨出一種黑血；

從你的微笑中，我急攫出那條毒蛇，

因爲在那裏，它像在叢藪中盤繞着；

從你的嘴唇上，我抽出那魔力，

它是那一切主要災害的淵泉；

在險證每件著名的毒質裏，

我認爲，最強的毒質就是你。

因你那冷酷的心與陰險的微笑，

因你那不可測的欺詐的深淵，

因你那一雙好似純潔的眼睛，

因你那關閉着的靈魂的偽善；



因你那技藝的完滿，憑着那技藝  
使人們把你的心當作是人的心；

因你那喜歡別人的痛苦，

並因你那與凱因<sup>①</sup>的兄弟之情，

我來尋求你啊！並強迫你

變爲自己的地獄吧！

在你的頭上我傾瀉下這瓶藥水，

它將註定你去受這個考驗；

不能睡眠，也不能死去，

一定成爲你未來的命運；

雖然死亡好像仍接近於你的心願，

而它只是一種恐懼呀；

看啊！這咒語已在你的周身發作，

那無聲的鎖鏈已鎖住了你；

這咒語已走遍了你的心臟與腦海，

——而今你萎縮吧！

( 32 )

## 第一幕 第二景

地——在少婦山上。

時——早晨。

人——曼弗雷德獨自一人在懸崖上。

曼

我所召喚來的精靈棄我去了！——

我所研究過的咒語摧殘了我！——

我所注意的那醫治精神的方法使我受刑；

我不再依賴那超人的幫助了；

它沒有力量統治過去，至於將來，

直到過去被黑暗吞沒了，它也並非是我所要

尋求的東西啊。——我的生長萬物的大地啊！

你新鮮的黎明啊！並你，你這羣山呀！

你們爲什麼這樣地美麗呢？我却不能愛你們。

而且你，你宇宙的光明的眼睛呀！

你照耀着萬物，你對一切是一個歡樂，  
——但你却不能照耀在我的心上。

而且你，你這巉巖絕壁呀！我站在你那  
極度的邊沿上，凝視着下面急流的岸上的  
高大的松林，那松林在遙遠眩目的地方，  
低微得像叢生的灌木；當一個輕跳，  
一個顫抖，一個移動，甚至一口呼吸，就可把  
我的胸脯安放在那巖石的床上，

在那裏永遠地安息——我爲什麼要遲疑呢？

我感到了那激動——但我沒有躍下；

我看到了那危險——但我沒有退縮；

我的頭暈轉着——然而我的腳跟堅穩；

在我的身上，有一種力量控制着，

而且使我活着的就是我的命運呀，——

如果這就是生命，在我的自身裏

呈現着精神的荒虛，而且去作我自己的

( 34 )

靈魂的墳墓，因爲我已不能判斷

我對自己作出的行爲了——

那最後的罪惡的懦弱呀！

啊！你高飛雲端的使者呀！

〔一隻蒼鷹掠過〕

你那快樂的飛翔，高入雲際，

你儘可以飛近我——我顫作你的

獵物，並使你的小鷹飽食；但你飛去了，

飛到眼睛不能追隨的地方去了；

而你的眼睛啊，却以一種透澈的視力，

向下，向前，向上投射着——美麗啊！

這一切的眼見的世界是多麼地美麗啊！

在它的動作與本體裏，是多麼地輝煌啊！

而我們，我們自稱是它的統治者，

我們半是泥土，半是神靈，同樣地不適於

沉落或飛翔，以我們混雜的本質，

造成了分子間的相互衝突，並呼吸着

那腐敗與驕傲的氣息，並爲那

低微的欲求與高超的意志競爭着，

直等到死亡掌握了我們，

而人們——並非像他們自名的那樣，

而且彼此也不相信任呀。聽啊！這歌聲！

〔聽見牧人的笛聲在遠處吹奏〕

這山叢葦吹奏的自然音樂呀！——

因爲在這裏，家長的時代並不是一個牧童的

荒唐世界——自由音調的笛聲，

攪和着逍遙的獸羣的甜蜜的鈴響；

我的靈魂願痛飲那些回聲啊！

啊！我願變成一個可愛的歌聲的無形的幽靈，

一個具有生命的聲音，一個呼吸的和諧，

一個無實質的愉快——我願與那

造成我的可愛的音調同生同滅呀！

( 33 )

羚羊獵者 的確是這樣，那羚羊跳入

這條道路了；她那輕捷的腳，

已使我感到了困惑；我今天的收穫，

很難補償我這冒險的勞碌——這裏是什麼？

他不像是我的同行哪，然而他攀登得這樣地高，

除了我們最好的獵者外，就是住在山裏的人，

也無人可以達到的啊！遠遠地看來，

他的服裝美麗，他的態度雄偉，而且他的神氣

驕傲得像一個出身自由的農民的神氣一樣。

我得近一點兒走到他的跟前。

曼 (沒有覺察到那走來的人) 就是這樣——

痛苦得頭髮都蒼白了，像這些凋謝的松樹一樣，

那些僅過一個寒冬的殘物，沒有皮，沒有枝條，

一個值得詛咒的樹根上的一株枯萎的軀幹，

那只顯示給人一個行將毀滅的感覺啊！——

就這樣地活着、永遠這樣地活着，

以前並不是這樣啊！而今臉上就刻滿了皺紋，那是被片刻時間所刻成的——並非被許多年歲，

( 38 )

——那些時間呀，使我痛苦得像許多年代——那些時間呀，我活得比它們更長——你顛倒的冰巖呀！你雪崩呀！一口呼吸可把你們拖下，

你們帶着山樣的重壓，飛來並壓碎我吧！我時時聽見你們以不斷的衝擊，

在上；在下，破裂着；但是你们都過去了，而且只倒落在那些仍顯活着的東西上；

倒落在那些幼小而繁榮的樹林上，或者倒落在那些無罪的村民的茅舍與小屋上。

羚羊獵者 霧開始從山谷裏升起來了；

我須勸他走下去，不然，他可能偶然地

立刻地失掉了他的道路與生命的。

曼 霧在那冰河的周圍沸騰起來了；雲湧起來了，

在我的下面迅速地纏捲着，白色的、硫磺似的、

像從深的地獄的海裏而翻躍出來的泡沫，

每個浪花都擊碎在一個有生命的海岸上，那海岸是用同樣被定罪的卵石堆成的。——我暈眩了！

羚羊獵者 我必須小心地向他走去；

如果走近了，一個突然的腳步就會

驚嚇了他，他似乎已經是搖搖欲墜了。

曼 山曾經倒塌過，在雲層裏

留下了一個空隙，而且以一個劇震

搖動着阿爾普斯的兄弟們，以它那

崩解的碎片填滿了濃綠的深谷；

並以一個突然的急衝封閉了那些河流，

將河水迫壓到雲霧裏，並且使那些

水源去尋找它們另外的河道——就這樣，

這樣在年老的時候，羅森堡山曾經作過呀——

我為什麼不站立在它的下面呢？

羚羊獵者 朋友，須要小心點兒呀！

你再走一步，就是要命的啊！——爲了

那造你的上帝的愛，不要站在那邊沿上吧！

曼

（沒有聽見他的話）這樣的世界對我該是個適宜的墳墓了；我的骨頭一樣安靜地藏在它的深底，不致於再散佈在巖石上來作那風的

消遣了——像這樣——它們一定是這樣的——

在這一跳之內。——永別了，你暢闊的天空啊！

你不要這樣怨恨地望着我吧——你並不是——

爲我而有的——大地呀！把這點兒微塵帶去吧！

〔當曼弗雷德正要從懸崖上跳下時，那羚羊獵者突然地抱住了他。〕

者突然地抱住了他。〕

羚羊獵者 停住，瘋子呀！雖然厭倦了你的生命，

但不要以你那罪惡的血染污我們純潔的山谷呀！

同我去吧——我不願放鬆我的手了。

( 40 )

曼 我的心很煩惱——不，不要抱着我——

我全身無力了——羣山在我的周圍旋轉着——

我的眼睛昏花了——你是幹什麼的？

羚羊獵者 我立刻就會告訴你。同我走開吧——

雲變得更濃，——那裏——靠着找——

把你的腳踏在這裏——這裏，拿起這條棒子來，

在那株灌木上靠一會兒——把你的手遞給我，

緊緊地握住我的腰帶——輕輕地——好了——

一點鐘內就要來到我那所農舍了：

來，我們不久就會到達一個更牢穩的立腳地，

有點兒像一條小路，那是冬天以來被急流

冲刷而成的。——來，我們已勇敢地走完了——

你一定是個打獵的人。——跟我來吧。

〔當他們很困難地走下那峭壁時，幕關閉了〕

## 第二幕 第一景

地——在伯爾尼阿爾卑斯山裏的一所茅屋內。  
人——曼弗雷德與羚羊獵者。

羚羊獵者 不，不——是稍停一會兒，你還不能

向前走去：你的心靈與身體好像彼此不能信託，

至少，還須停一些時候；

待你比較好些時，我願來作你的嚮導的——

但是你往哪兒去呢？

曼 這是無關緊要的：我的道路我知道得

眼清楚，不需要再遠的引導了。

羚羊獵者 你的外貌與步態表明你是個貴族——

一定是那些領主裏的一個，他們那

破舊的城堡俯視着低沉的山谷——

( 42 )

你是哪個城堡的主人呢？我只熟悉他們的大門；

我的營生使我很少走下山去，在那些古老的

客廳裏的大火爐邊去享受溫暖，

並與那些奴僕們暢飲；但是從我們山叢裏出去

到他們門前的小路，從我是孩子的時候起

我就熟悉了的一——哪一條是你的呢？

曼 這是無關緊要的。

羚羊獵者 呃，先生，請原諒我的發問吧！

你要愉快點。來，嚐嚐我的酒吧；

這是有丁年代的葡萄酒，這些年來，

在我們的冰河裏，它溫暖着我的血脈，

讓它也暖一暖你的吧。——來，乾掉這一杯呀！

曼 拿去！拿去！那酒杯的邊沿是有血的啊！

它永不會——永不會沉沒在土地裏嗎？

羚羊獵者 你是什麼意思呢？你發癡了。

曼 我說，那是血——我的血啊！那奔流在

我的祖先的血管裏的純潔而溫暖的溪流，

當年青的時候，它也奔流在我們的血管裏，

只有一顆心，不應該相愛，我們却彼此熱愛着，

這血流了，但它仍昇騰起來，將天空的

雲彩染上了顏色，我們關閉在天堂的門外，

那裏你不能——而我也永遠不能再走進去了。

羚羊獵者 說怪話的人，而一些半癡狂的罪過，

那罪過使你變爲這茫然若失的人了，

但你的恐懼與苦惱無論是什麼，還是有安慰的：

那虔信上帝者的幫助與神聖的忍耐——

曼 忍耐，忍耐！滾開去——這話是爲了那些

負重的牛馬，而不是爲了掠食的猛禽而創造的；

把它來對像你這樣的泥土的人們去說教吧，——

我並非是你們一類的人啊！

羚羊獵者 謝謝上帝吧！

就是以威廉台爾的威名，我也不願來作

( 44 )

你們的同類的；但你無論害着什麼病，

你須要忍耐點呀，這些狂暴的衝動是無益的。

曼 我不是忍耐着它嗎？——看我——我是活着的。

羚羊獵者 這只是抽搖，並非是健康的生活呀。

曼 我告訴你，人啊！我已生活許多年了，

許多長長的歲月，但而今，對那些我必須計算，

它們是算不了甚麼的：這些年——這些年——

這有限的時間與那不滅的永生——與具着熱切的

死的渴望的自覺——然而仍然沒有給毀滅啊！

羚羊獵者 爲什麼你面孔上還未記下中年的印痕呢？

我看來比你大得多了。

曼 你想生存是依據着時間嗎？

是這樣的；但是事蹟就是我們時間的新紀元：

我的事蹟已使我度過的日夜永遠不滅，

永無盡頭，全都相同，就像海灘上的沙粒一樣，

那數不完的細沙；又像一個荒瘠而寒冷的沙漠，

在那沙漠上，狂放的浪花破碎了，

然而什麼也沒有存留，除了那些屍骸、破船、

石子，與那些海水浸漬的苦澀的海草以外。

羚羊獵者 呀呀！他瘋了——但是我還不能離開他。

曼 我很願作個瘋子的——因為這樣一來，

我所看見的那些東西，不過是個錯誤的幻夢。

羚羊獵者 你所看見的，或者你所想着去看望的，

到底是什麼呢？

曼 是我自己啊，而你——一個阿爾普斯山的農民——

你那謙卑的德性與好客的家庭，

你那忍耐、虔誠、驕傲與自由的精神；

你那根生在天真的思想上的自尊；

你那健康的「日與熟睡的黃昏；

你那伴着高貴的冒險然而無罪的那些勞作；

你希望着有個愉快的晚年與一個安靜的墳墓，

在那墳墓的綠草上蓋着十字架與花圈，

( 46 )

並蓋着你的子孫們對那墓碑所引起的愛情；

這個我看到了——於是我回看我自己——

那都是沒有關係的——我的靈魂已被灼焦了啊！

羚羊獵者 那麼你願拿你的命運與我的來交換嗎？

曼 不，朋友！我不願傷害你，也不願拿我的命運

給那活着的人的命運來交換；在人生裏，

我能忍受——無論多麼悲慘，我仍要忍受——

忍受着那別的人們在生活裏所不耐去夢想

而在他們的微睡裏即要消滅的東西。

羚羊獵者 就以這個——

這個能體卹別人痛苦的心情，

你能是有罪的嗎？——不要這樣說吧。

一個具有溫雅思想的人，能夠

對他的仇人來復仇嗎？

曼 啊！不，不，不！我的不法的

行爲，是降在那些愛我的人們的身上了



降在那些我所最愛的人們的身上了；

除了正當的防禦以外，我從沒殺過一個仇敵——

但是我的擁抱是致命的呀。

羚羊獵者 願上帝給予你安慰吧！

讓悔罪來恢復你的精神；

我要爲你來祈禱了。

曼 我不需要你的祈禱的——

但是我會忍受你的憐憫。我要去了——

是時候了——再見！——這是金子，謝謝你——

不要嘮叨，那是你應得的。——不要跟着我——

我知道我的路——山上的危險已過去了：

我命令你：不要跟着我吧！

〔曼弗雷德下〕

( 48 )

## 第二幕 第二景

地——在阿爾普斯山的一個深谷裏。有一條瀑布。  
人——曼弗雷德由幕後走入

天還沒有正午——日虹的光線，

仍用着天空的各種顏色籠罩着那條急流，

並滾動着那布樣的銀的波柱，

越過那巉巖突起的絕壁，

向各方拋射着它那泡沫樣的光芒，

來來往往地像那匹灰色駿馬的尾巴，

那在啓示錄裏所談的死神所騎着的

那匹巨大的駿馬啊。現在只有

我的雙眼在玩味着這可愛的美景呀；

我願獨自在這甜蜜的幽境裏，

並與這地方的精靈來分享

那流水的敬意。——我要召喚她了。

〔曼弗雷德用手掬起些水來，將它撒在空中，喃喃地唸着咒語。一會兒，阿爾普斯山的魔女

，在急流上日虹的拱形下出現。〕

美麗的精靈啊！以你那光亮的頭髮，  
光輝眩耀的眼睛，以你那樣的形體，

人世間極平凡的姑娘們的美色，

也能長成爲非人間的仙體，在那更真純的

原質的本體裏啊；同時你那青春的颜色——

紅得像被母親的心跳所震動着的

那正在 睡着的嬰孩的面頰；

或者像夏天的曙光遺留在那莊嚴的

冰河的初雪上的玫瑰樣的顏色，

那與天空擁抱的大地的臉上所泛起的紅暈啊——

你煥染着你的神容，而使那籠罩你的

日虹的美麗也變成爲平淡無奇了。

( 59 )

美麗的精靈呀！在你那清秀的容貌上，  
閃現着靈魂的穩靜，

那已表現出它的不朽了，

我知道對一個大地的兒子，

那神祕的天使們還允許

來和仙相交談——如果他利用

那些咒語——來這樣地召喚你，

並凝視你一會兒，你一定原諒他的。

魔女 大地的兒子啊！

我知道你，並認識那些給你以力量的魔神，

我知道你是個具有許多思想的人，

你是個具有着善與惡的行爲的人，那是極端的，

在你的痛苦裏那是必然的，而且是命定的。

我已預想到這個了——你有什麼要與我商談呢？

曼 看一看你的美麗——沒有別的事情了。

這大地的面容會使我發狂，

我避難在她的神祕裏，並衝入  
那些管轄着她的人們的住所！——

但是他們一點也不能幫助我。

我曾向他們尋求過他們所不能給予我的東西，  
而現在我不再尋求了。

魔女 你的請求該是什麼呢？

那最有威權者，那看不見的世界的

統治者都沒有能力來解決它嗎？

曼 一個恩惠啊——！

然而爲什麼我要來重述它呢？那是無益的呀。

魔女 我不知道那個；請你把它講出來吧。

曼 好的，雖然它使我痛苦，然而是一樣的；

我的劇痛必須用聲音喊出來。從我年青的

時候起，我的精神就沒有與人們的靈魂同行，

我也沒有用人類的目光來觀看這個世界；

他們那野心的渴求並不是我的，

( 52 )

他們那生存的目的也不是我的，

我的快樂、我的痛苦、我的熱情與我的力量，

將我造成了一個奇異的人；雖然我具有人類的

形體，但我對那生存着的人類並沒有同情，

在那些圍繞着我的泥土的生靈裏，

也沒有一個人，他——而今又談到她了。

我同人們談着，並同他們的思想談着，

我只保持着微淡的友情；

然而我的快樂是在荒野裏——！

去呼吸那冰山頂上的令人窒息的空氣，

在那裏，飛鳥不敢建築它們的窩巢，

昆蟲也不敢在那草木不生的花崗石上

來伸展它們的羽翼；或者去躍入

那奔騰的急流裏，在流動中的

河流與海洋的突起的浪漩上滾轉去。

我年青的體力爲這些事情而歡躍；

或者整夜裏跟着那移動着的月亮、  
星羣及它們的影子；或者去凝視  
那眩暈的電花，直到我的眼睛昏花了；  
或者當秋風正唱着晚禱的時候，  
去看並 那淪落的秋葉。

這些是我的消遣啊，而且是獨自的；  
因為如果人們，我也是他們中間的一個，——  
我怨恨着我也是人，——如果他們阻礙了我，  
我就感到自己卑微得和他們一樣，  
又變爲泥土了。於是在我孤獨的  
徘徊裏，我潛入了死的深穴，  
在它的結果裏尋求它的原因；  
從腐化了的枯骨、頭顱與堆積的塵土中，  
抽找出那禁人尋求的結論來。  
於是我費了多年的深夜，研究那些除非在古代  
而不教人由科學；並用時間與勞動，

( 54 )

用可怕的追尋，用那本身像是具有  
駕駛天空的力量力的懺悔，  
用圍繞着天空、大地、空間  
與滿佈着人類的無垠裏的精靈們，  
我使我的眼睛認識了「不滅」；  
就如同在我以前，那古波斯的僧侶，  
與在加大拉從他們居住着的深穴裏  
招來了愛羅絲與安替羅斯<sup>④</sup>一樣，  
我這樣地來招換你；——以我的知識  
生長了灼灼渴望，與那最聰敏的  
智慧的力量與歡愉，直到——

魔女 繼續說呀。

曼 唉！我只這樣地拖延了我的談話，  
誇耀着這些無聊的東西，  
因為每當我談到我內心的痛苦時——  
但是在我的事情上，我還沒有向你說出，

究竟是父親、母親、情人、朋友或者普通人，

我與他結下了人類關係的鎖鏈；

雖然在我是如此，他們對我似乎並不是這樣；

然而有一個人——

魔女 不要吝惜你的話——繼續說呀。

曼 她的容貌與我的相像；她的眼睛，

她的頭髮，她的姿態，那一切，甚至就連

她的聲音，人們都說和我的一樣；

然而一切都柔和，融調在美麗裏。

她有那同樣的孤獨的思想與迷離，

探求祕密的知識，並具有一個

理解宇宙的頭腦；不單是這些，

她還具有着一些比我瀟雅的力量，

憐憫、微笑與眼淚——這些我是沒有的；

她那柔情——我只爲她才有柔情；

以及那謙卑——這個我是永遠沒有的。

( 56 )

她的缺點我都有——而她那美德是她自己的——

我愛着她，而且把她毀滅了！

魔女 用你的手嗎？

曼 不是用我的手，而是用我的心，使她失望而死；

她的心凝視着我的心，枯萎了。

我會流過血，但不是她的血，她的血却流了；

我看見了——但不能使它停止流瀉。

魔女 而就爲了這個——

爲了一個你所輕視的種族的人，

爲了那個以你自己混雜着我們的等級，

而定能超越了的等級——

你就拋棄了我們偉大的知識的授與，

而退縮到卑怯的人羣裏——你滾開吧！

曼 大氣的女兒啊！我告訴你，從那個時候起——

但語言只是一口呼氣——你在我睡夢裏看着我，

或者注意着我的守望——來，坐在我的身邊吧！

從那個時候起，我的寂寞不再寂寞了，它被復仇的惡魔佔據着；我曾在黑暗裏怒目切齒直等到第二天的清晨，

於是我又詛咒着我自己直到日落；——

我曾祈求賜給我瘋狂——但被拒絕了。

我會和死亡對抗——但在暴風雨裏

那些波濤都從我退却了，

那些致命的東西，都無傷無害地過去了；

一隻兇殘的惡魔的冷手把我帶回，

用一根微細的頭髮把我帶回，那根頭髮

在幻覺裏，想像裏，在所有我的

靈魂的匯合裏是不會斷裂的——我的靈魂

有一天還是萬物裏的巨富者哩——我跳進了

深淵，但像退潮的波浪一樣，它將我

擲到我那無底的思想的漩渦裏。

我跳進了人羣——在一切的事物裏尋找「遺忘」

( 58 )

但除了那個能夠找到它的地方；

然而那地方我是必須知道的；我所研究的

科學，我所常久追求的超人的魔術，

在這兒都是無用的：我陷入了絕——

但是我活着——永遠地活着。

魔女 我也許

能夠幫助你。

曼 你要幫助我，那你的力量必須能把我喚醒，

或者把我低低地與他們放在一齊。

這樣地作吧——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時候——

以任何的痛苦——這總是最後的一次了。

魔女 那不在我的職權裏呀；但你如果發誓

服從我的意志，並作我所吩咐你的事情，

我也許可以幫助你去實行你的願欲的。

曼 我不願發誓——服從呀！向誰服從呢？向那些我

可命令其出現的精靈們去服從嗎？去作那些

爲我服務的精靈們的奴隸嗎？——我永遠不幹！  
魔女 這就是你所說的一切嗎？

你沒有再溫柔點兒的回答嗎？——但你想看看，  
在你拒絕以前，你要略加考慮一下呀。

曼 我的話已經說完了。

魔女 夠了！那末我可以退去了！——你說呀！

曼 退去吧！

〔魔女不見了〕

曼 (獨自一人) 他們是時間的恐怖的玩弄者：

日子悄悄地來到我們身上，又悄悄地離去了；  
然而我們活着，厭惡我們的生活而又懼怕死滅。

在所有那些憎惡壓制下的日子裏——

那放在掙扎着的心弦上的致命的重壓，

那顆心因苦惱而悒鬱，因痛苦，或因那

結果只是煩惱與沮喪的快樂而急跳着——

在所有那過去與將來的日子裏(因爲生命中是沒

( 60 )

有現在的)，我們能指出如何少比幾天——  
如何比這幾天還少——在這幾許的日子裏，  
靈魂在忍受着死的喘息，然而它退縮回來，  
就像從冬天的溪流裏退縮回來一樣，  
雖然那寒冷只是短短的一霎那。

我的法術裏還有一個技藝——我能把死人喚來，  
並向他們詢問我們所懼怕的是什麼；

那最嚴厲的回答也不過是指「墳墓」，  
而那也算不得什麼，如果他們不回答——

那埋葬了的預言家回答過安多的妖女；  
而且斯巴達王曾從比染替恩女郎的

不眠的靈魂裏得到了他的

命運與答覆——他殺死了他所愛的人，  
而不知道殺死的是什麼，

她含怒地死去了——雖然他請求着  
宙夫的幫助，而且在菲加里亞喚起了

阿加狄亞的招魂者<sup>①</sup>，去強迫

那憤怒的幽靈放棄了她的怨恨，

或者限定了她的復仇的日期——她用着

意義含糊的言詞來回答他，但都實踐了。

如果我未曾生過，我所愛着的人

一定仍然活着；如果我未曾愛過，

我所愛着的人一定還是美麗的、快樂的，

並且給人以快樂啊。——她是什麼呢？

她現在是什麼？——我的罪惡的一個遭受者——

我不敢想像的東西——或者什麼也不是了。

在幾點鐘內，我的請求要生效力了——

然而這個時候，我倒害怕起我所敢作的事情來：

而到現在，我還從沒有退縮過或者不敢向任何一

個幽靈注視，無論是善良的或邪惡的，而現在我

顫抖，並感到一陣奇異的寒冷襲在我的心頭。但

我能實行我所最厭惡的事情。

( 62 )

能與人類的恐懼作戰。——夜已在進行了。

〔入場〕



## 第二幕 第二景

地——少婦山的山頂。

人——第一命運之神入場。

月亮正升得廣大、圓渾、曉亮；

這裏，在這俗人們的足跡從未踐踏過的白雪上，

我們夜夜步行看，並沒有

留下足跡；越過那荒野的大海，

那如鏡的冰山的海洋，

我們輕輕地掠過那些崎嶇的波峯，

那波峯具有着滾轉的暴風雨即時被凍結的

泡沫的形象——一個死的渦旋的形象呀：

而且那座極險峻而奇異的尖塔，

那地震的凸雕——當雲彩經過

( 64 )

那裏時，它們常停下休息着——

它是我們歡宴與夜禱的聖地啊；

在這裏我等候着我的姐妹們，

我們要往阿里曼尼斯的宮庭去，因然今夜

是我們偉大的節日——奇怪，她們還沒有來呢。

〔一個聲音在外面唱着〕

那被迷惑了的篡奪者，

從寶座上擲下來，

埋沒在麻痺裏，

被人遺忘而且孤寂；

我打破了他的沉睡，

我擊碎了他那鎖鏈，

我使他與許多伙伴結合——

他又變成了「暴君」！

他將用百萬人的鮮血，用一個國家的毀滅——

他的逃亡與絕望，來報答我的恩惠。

〔第二個聲音在外面唱着〕

船在航行着，船在飛快地航行着，

但是我沒有留下一張船帆，一根桅竿；

沒有一塊船身與甲板，

沒有一個可憐者來哀傷他的遭難；

只有一個人，當他游泳時我握住了他的頭髮，

那是一個真值得我來拯救的人呀；

他是一個地上的叛逆者，海上的強盜，——

而我救了他，爲的是與我作更兇殘的破壞啊！

〔第一命運之神回唱着〕

城市躺着在沉睡；

黎明爲了哀傷它

也許要哭泣着，向它撒下曙光：

陰鬱地，慢慢地，

可怕的病疫向它飛過——

千百萬生靈潑潑地躺下了；

( 66 )

千百萬人們將要毀滅啊；

活着的人們可以逃脫疾病，

如果他們珍愛；

但是沒有方法能夠戰勝

那使他們死亡的接觸。

悲哀與痛苦，

罪惡與恐怖，

包圍了這個國家；

快樂的就是那死了的人們，

因爲他們看不見

自己毀滅的景象；

一夜的這樣的工作——

一個區域這樣的毀滅——我所作的這個功績——

因爲我作了許多年，我仍要更新地工作下去啊！

〔第二與第三命運之神入場〕

〔三個命運之神合唱〕

我們的手掌握着人們的心，

我們的足跡就是他們的墳墓；

我們的給予，只是爲了

再得到我們的奴隸們的靈魂啊！

第一命運之神 歡迎呀！——尼米席司在那裏呢？

第二命運之神 她在作那件偉大的工作；

但我不知道她作的是什麼，因爲我太忙了。

第三命運之神 丟呀，她來了。

〔尼米席司入場〕

第一命運之神 你說，你往哪裏去了！

我的姐妹們與你今夜都來得晚了。

尼米席司 我停留在那裏，修復那破碎的王位，

給愚人們舉行婚禮，使毀滅的王朝復興，

替人們來報仇雪恨，

並使他們懺悔着自己的仇怒；

把聰明的激成瘋狂，從愚蠢裏造成

( 68 )

預言者，去統制那更新的世界，

因爲他們已變得很不合時代，

而且俗人們都敢沉思默想，

在稱秤上來衡量朝廷，談論着

自由——那神的禁果。——去呀！

我們已耽誤了時間——讓我們駕起雲霧吧！

〔入場〕

## 第二幕 第四景

地——阿里曼尼斯的宮庭。  
人——阿里曼尼斯坐在他的王座上，一個火球，  
他被精靈們圍繞着。

〔衆精靈們合唱讚歌〕

我們的首領萬歲！——大地與蒼空之主呀！

他行走在雲端與海洋——在他的手裏

是管理那些原質的節杖，依着他的

命令，那些原質都要向無限的大空裏裂開啊！

他呼吸着——一陣暴風雨搖動了海洋；

他說着話——雲層裏回答着雷響；

他凝視着——從他的閃視下太陽光線逃亡；

他移動着——地震把地球裂開。

在他的腳步下生出了火山；

( 70 )

在疫病裏出現着他的陰影；

慧星曾穿過霹靂的天空爲他報告道路；

在他的憤怒下，那些行星都變成了灰燼。

戰神天天向他供獻着犧牲，

死神也對他納着禮物，生命之神

以及他那一切的無限的煩惱都是他的——

無論什麼精靈都隸屬於他啊！

〔衆命運之神與尼米席司入場〕

第一命運之神 榮耀歸於阿里曼尼斯啊！在這地球上

他的權力增加——我的姊妹們都聽從着

他的吩咐，我也不疏忽我的責任呀！

第二命運之神 榮耀歸於阿里曼尼斯啊！能使人們

鞠躬的我們，在他的王座前鞠躬吧！

第三命運之神 榮耀歸於阿里曼尼斯啊！我們

來聽候他的命令吧！

尼米席司 君王乃君王啊！我們隸屬於你，

那一切活着的生靈多少都是我們的，許多的事物全是這樣；而我們仍注意增加我們的權力，增加你的權力，我們是注意的，你最近的那些命令，我們全都美滿地實現了。

〔曼弗雷德入場〕

精靈一 這裏是什麼？

一個俗人呀！你最凶莽而該死的

可憐蟲，跪下禮拜吧！

精靈二 我知道這個人——

一個具有偉大的權力與可怕的技術的魔術家呀！

精靈三 跪下禮拜吧，奴隸啊！——

怎麼，你不知道

你與我們的君王嗎？——戰慄，服從吧！

衆精靈 你自己跪下吧，把你那得罪了的肉體跪下，泥土的兒子呀！不然你就要受到最可怕的懲罰。

( 72 )

曼 我知道它；

然而你看，我仍是不跪的。

精靈四 我們要來教你跪。

曼 我早就學會下跪了——許多夜裏，在這土地上，

在那赤裸裸的土地上，我曾沉下我的面孔，

並把灰燼撒在我的頭上；

我已完全知道了羞辱，

因為我伏倒在我那無用的絕望之前，

並對着我的悲愁下跪。

精靈五 你敢拒絕那坐在王座上的

阿里曼尼斯嗎？整個大地都敬畏他；

你沒有看見他那光榮的

威嚴嗎？——我說，跪下吧。

曼 讓他向那在他之上的跪下吧！

向那統治着一切的上帝——那造物者，

他並非爲崇拜而創造他——讓他跪下、

我們要來跪在一起。

衆精靈 把這條蟲毀滅吧！

把它撕成碎片呀！——

第一命運之神 去！走開去——他是我的。

不可見的權威之王啊！就他的

態度與容貌在這裏所表現的，

這個人並非普通階級的人哩！

如我們的一樣，他的經驗已是一種性質非凡的；

他的知識、他的權力與意志，

就它與那充塞着微妙的原質的肉體

相一致而論，已經是肉體所很少

產生的了；他的那些希望，

已超越大地上所居住的人們的希望了；

那些希望已把我們所知道的東西教給了他——

知識並非是快樂，

而科學只是一種愚昧

( 74 )

對於另一種愚昧的交換啊。

不僅是這樣——那些熱情，那天地的

特性，那從爬蟲以上，任何威權者，

人類與生靈都不能免除的熱情，

已經刺傷了他的心，結果將他造成了

這樣的一種東西，我不憐憫他，

而也原諒着那些憐憫他的人啊——

他是我的，也許是你的；

也許在這個區域裏，沒有另外的精靈能有像他

這樣一個靈魂——或在他的靈魂之上的權力的。

尼米席司 那末他來這裏是幹什麼呢？

第一命運之神 讓他來回答你那個問題吧。

曼 你們知道我已知道的東西了；但是沒有一種

力量，我也不能來到你們中間的；

然而有些力量是遠超過這個力量的——我來這裏

是請求那些力量呀，回答我所請求的吧。

尼米席司 你要請求的是什麼呢？

曼 你不能夠回答我。

把那些死者喚起——我是向他們詢問的。

尼米席司 偉大的阿甲曼尼斯呀，

你願來承認這個俗人的心願嗎？

阿甲曼尼斯 是的。

尼米席司 你願喚起的死者

是誰呢？

曼 那一個在一個墳墓之外的——喚起

愛絲他蒂吧。

尼米席司

陰魂呀！精靈呀！

無論你是什麼，

你仍繼承着

那生時的形像，

( 76 )

那肉體的形像的

全部或一部吧，

那肉體又回轉到泥土裏了。

重出現在白晝吧！

現出你那表現過的

心靈與形體，

從蛆蟲的俘獲下

贖回你所具有的容貌呀。

出現吧！——出現吧！——出現吧！

那送你往那裏去的人，又在請你來這裏啊！

〔愛絲他蒂的陰靈出現，在中間站着。〕

曼 這能是死亡嗎？在她的臉頰上顯現出紅色，

但而今我看出，那不是生命的顏色，

那只是一陣奇異的紅潮——像秋之神栽培在

凋落的葉子上的自然的顏色呀。

那是一樣的！啊，天哪！我該懼怕去看

那同樣的——愛絲他蒂呀！——不。  
我不能與她說話——但是你讓她說吧——  
原諒我或者責備我。

尼米席司

憑着那擊碎了束縛着你的  
墳墓的力量，

對加曾向你說話的，或者

那召你來這裏的精靈們說話吧！

曼 她是默不作聲的，

而在那沉默裏，我得到更多的回答了。

尼米席司 我的權力用盡了，

空氣之王啊！

那只賴於你一人了——命令她作聲吧！

阿里曼尼斯 精靈——服從這枝節杖啊！

尼米席司 她仍然不作聲呀！

( 78 )

曼

她不是我們的教團的，而是屬於

另外的力量，俗人啊！你的請求無用了。

我們也失敗了。

聽我說，聽我說——

愛絲他蒂呀！我的親愛的！向我說話吧：

我曾經這樣地忍耐着——這樣地忍耐着——

你看我啊！那墳墓也沒有使你變化得

像我爲你而變化得這樣地厲害呀。

像我愛你一樣，你太愛我了；

我們並非生下就爲的彼此這樣地受苦吧，

雖然像我們那愛過的愛是莫大的罪惡。

你說吧，你不痛恨我——我要担当着

我們兩人的懲罰——你將是一個

幸福者——而我要死去的；

因爲直到今天，一切憎恨的事物都圖謀着

使我自起生存的義務——在一種



使我畏避了永生的生活裏——

將來和過去一樣，我不能夠休息。

我不知我所請求的是什麼，也不知我所探尋的

是什麼；我只感覺到你是什麼，我是什麼；

在我毀滅以前，我願再聽一次

那是我的音樂的聲音——對我說話吧！

因為我曾在靜寂的夜裏拜訪過你，

從那無聲的樹枝上驚起了那些酣睡的野鳥，

喚醒了那些山狼，使山上的巖穴

都熟悉了你那空空回響的名字，

它回答着我——許多東西都回答着我——

精靈與人們——然而你總是默默無聲的。

你向我說話啊！我會守望着那些星星，

徒然地凝視着大空來找尋你。

你向我說話啊！我會漫遊過世界，

而從未找到那與你相像的——向我說話！

( 80 )

你看那周圍的魔神——他們都同情我：

我並不懼怕他們，而獨自地來找尋你——

向我說話吧！即使那是憤恨的；但你說吧——

我並不管你說的是什麼——只讓我再聽一次

你的話語——這一次——再聽這一次呀！

曼 曼絲他帶的陰魂 曼弗雷德

曼 說下去，說下去——

我只生活在聲音裏——那是你的聲音啊！

陰魂 曼弗雷德呀！明大要結束你那塵世的痛苦了。

再會吧！

曼 再說一句——你饒恕我嗎？

陰魂 再會吧！

曼 你說，我們要再見面嗎？

陰魂 再會吧。

曼 爲了可憐我，再說一句呀！你說，你愛我。

陰魂 曼弗雷德呀！

〔愛絲他蒂的陰魂消滅了〕

尼米席司 她去了，再喚不來她了；

她的話將要實現的，你回人世去吧。

一個精靈 他在癡癡了。——這一定是個俗人

來尋求那超越人世的東西了。

另一個精靈 但是你瞧，他又自主了，

並使他的痛苦服從了他的意志。

如果他是我們中間的一個，他也許

已造成了一個可怕的精靈了。

尼米席司 你還有別的問題向我們偉大的

統治者或他的崇拜者們詢問嗎？

曼 沒有了。

尼米席司 那末我們暫時分別吧。

曼 我們再見吧！在哪裏？在地上嗎？

隨你的心願吧：爲了許給我的恩惠，

我現在向一個負債者告別了。再見吧！

〔曼弗雷德入場〕

（幕落）

## 第二幕 第一景

地——在曼弗雷德的巨大裏的一所客廳內。  
人——曼弗雷德與哈曼。

曼 什麼時候了？

哈 離日落只需一點鐘，

今晚一定有個可愛的夜景哩。

曼 你說，

塔內的一件事情都按我所指示的

辦好了嗎？

哈 我的主人，一切都齊備了。

這裏是鑰匙與箱子。

曼 那很好，

你可以出去了。

( 84 )

曼

(獨自一人) 在我的心上有一種安靜——

[哈曼下]

那說不出的安靜啊！直到現在，

它並非屬於我所知道的生命的一切的，

如果我不知道哲學是我們的

一切虛榮裏的最混雜的東西，

那只是從學者們的囁語裏說出來而跑進

愚人耳朵的字句，我定要

把那尋求到的「喀倫」<sup>①</sup>認爲是寶貴的神秘，

並將它容納在我的靈魂裏，它並不能持久，

但知道它就好，雖然只不過一次；

它已以一種新的感覺擴大了我的思想；

在我的書本裏，我要記下

有過這樣一種感覺的，那裏是誰？

[哈曼又入場]

哈 我的主人，聖莫禮斯修道院的院長

懇求見你。

〔聖莫禮斯修道院院長入場。〕

院長 願曼弗雷德伯爵平安！

曼 多謝你，可敬的神父！歡迎你來寒舍；

你的來臨使寒舍增光了，並使

居住在那裏的人們也托福了。

院長 但願是這樣，伯爵呀！——

但我很願與你單獨談談。

曼 哈曼，出去，——我可敬的客人有什麼要談哩！

院長 是這樣，用不到序言：——我的年齡、熟識、

職務與善良的意向，必須來作爲我這特權的

口實；我們的近鄰，雖然是不相識的鄰居，

也或許已作了我的使者了，那些奇離並含着

邪惡性質的謠言，到處宣揚着，

而且都忙於談着你的名字，那幾世紀來的人

一個高尚名字呀，願那現在承受這名字的人

( 86 )

院長 謠言說你同那些東西，

那些藝人尋求的東西們相交談；

你同那些黑暗住所裏的居住者，

那些行走在死的陰影中的、深谷裏的

罪惡而卑俗的精靈們相密談，

我知道你對人世間同類的人們

是很少交換過你的思想的；

而且你的孤獨，只要它是神聖的，

就像那隱居者的孤獨一樣。

曼 那些談論這些事情的都是些什麼人呢？

院長 我的虔誠的兄弟們——那驚嚇了的農民——

甚至你自己的奴僕們——他們都以那最不安的

眼睛望着你。你的生命危險了。

曼 把這個生命帶去吧。

院長 我來是救你的生命的，而不是來毀滅它呀：

我不願探究你那祕密的靈魂，

但是如果這些謠言是真實的，

仍然還有時間來悔罪與哀求啊：

作個真實的教徒吧，經過教堂可以到天堂去。

曼 我聽你的話，這是我的回答：

無論我過去是什麼，現在是什麼，那是上帝

與我自己的事，我不願選擇一個俗人

來作我的仲裁者，我曾犯過你的教令嗎？

證明它，並且給我懲罰吧！

院長 我的孩子啊！我沒有談到懲罰，

只有懺悔與贖罪；——這樣的選擇

只屬於我的——而且是爲了最後的辦法，

我們的習性與堅強的信仰，

曾給我以力量，去修整那從罪惡到

更高的希望與更完美的思想的道路；

( 88 )

我把那第一步留給上帝吧，——「復仇是單獨

我自己的！」——主這樣說，他的奴僕以所有的

誠意，回應着這句令人敬畏的話。

曼 老人啊！信神者沒有力量，

禱告者也沒有權力，也沒有純潔的懺悔的

形式，也沒有外部的表現，也沒有齋戒斷食，

也沒有煩惱——比這些更甚的，也沒有

那不藉地獄的恐懼即可

使人懺悔，而自身足可

將天堂變爲地獄的

那極度失望的內在的痛苦——能從

那不羈的靈魂裏，把自己的罪惡、

過錯、痛苦與仇恨自己的敏銳的感覺

驅掉；沒有未來的痛苦

能在這自責的人的身上執行處分，

那在他自己的靈魂上所執行的處分啊！

院長 一切都是好的；

因爲這將要過去了，而接着

是一個幸運的希望，它將要

以確然的保證，探望着那幸福的地方，

那地方是一切尋求它的人都可得到的。

無論他們的塵世的罪惡是什麼，

他們都要贖完了；贖罪的開始

就是對贖罪的必要的感覺。說下去吧——

我們全教的人能教你的都要教給你，

我們能原諒你的都要原諒你。

曼 當羅馬的第六個皇帝，爲避免

那會作他的奴隸的元老們所宣佈給他的

死刑的痛苦，他作了自己傷害的犧牲者，

當他臨死的時候，有一個士兵，

爲表示他對國王的忠心憐憫，

以他的制服去堵塞那噴血的咽喉；

( 90 )

但那垂死的國王把他推開，在他臨死的眼睛裏

閃耀着國王的威嚴，他說道——

「已經太晚了——這就是你的忠心嗎？」

院長 這話是什麼意思呢？

曼 我用那羅馬皇帝的話來回答你——

「那已是太晚了！」

院長 永遠不會這樣的，

使你自己順從於你的靈魂，並使你的靈魂

順從於上帝，難道你沒有希望了嗎？

那也奇怪——就是那些對天堂絕望了的人們，

還要在世界上給自己形成些幻想，

像要溺死的人一樣攀爬在那幻想的脆弱枝條上。

曼 唉，神父啊！在我年青的時候，

我會有過那些塵世的幻想與高貴的志願，

把自己造成別人的心靈，

那國家民族的開導者；高昇到

我所不知道的地方去——那也許是墜落，但墜落，就像那從更眩眼的

高處所跳下的山瀑一樣，

即使在它那無底深處的噴沫的力量裏，

（它噴起霧柱，變成雲彩，又變成

雨點，從更高的天空降下。）

積壓在很低的地方，但仍然是有力的——

但這是過去了。我的思想誤解了它自己。

院長 爲什麼要這樣呢？

曼 我不能壓服我的天性；

因爲那支配人的人必須要爲人服務的；

那願在卑微裏變爲有勢力者，必須要

安慰人，乞求人，時時注意，到處探尋，

而且必須是個活活的說謊者，一般大眾

都是這樣的；我不願與那獸羣爲伍，

即使去作領袖——去作那豺狼們的領袖。

（ 92 ）

獅子總是孤獨的，我就是這樣呀。

院長 你爲什麼不同別人一齊生活、一齊工作呢？

曼 因爲我的性情已厭倦了生活

然而它並不殘酷；因爲我不願製造滅亡，

只在尋找滅亡呀。就像那風，

那最孤寂的「希猛」<sup>①</sup>的紅熱的呼氣，

它只居住在沙漠裏，掠過那連被暴風

所吹搖着的灌木都不生長的荒瘠的沙地，

並在那沙地的荒野與不毛的波濤上狂樂着，

它不尋求什麼，所以它也不被人尋求，

然而只要遇着它就是致命的，——這就是

我的生活的途徑呀；在我那生活的道路上

也有過一些事情，而現在却不再有了。

院長 噫呀！

我怕我與我的祈禱都不能幫助你了；

然而你還這樣地年青呀，——

我仍願——

曼 你看我呀！在世界上有些人們，

在年青的時候他們已變老了，

在中年以前他們已死去了，

然而並沒有兇死的迫害；

有的是爲了快樂而死亡，有的是爲了學習，

有的是爲了勞動而毀滅，有的只爲了煩愁，

有的是爲了疾病，有的是爲了瘋狂，

有的是爲了那枯萎或負傷的心靈，

這最後的一種是一個不治的惡疾，

它以一切的形式，用着種種的名目，殺死了

比記載在命運之神的簿子上還多的人哩。

你看我呀！就是這一切致人死命的東西

我都具備了；而這些東西裏，

一種也許就夠了；那末你不要驚奇着，

我現在的樣子，而要驚奇着我過去的樣子，

( 94 )

院長 然而，還要聽我——

曼 老人啊！我尊重

我一向的樣子，你要驚奇着我仍活在世界上呀。

你的職務，我崇敬你的年齡，我認爲

你的目的是虔誠的，但那是無用的呀：

不要以爲我是頑固的，我深望

你珍惜自己遠過於珍惜我，在這時，避免了

那一切更進一層的談話吧——就這樣——再見。

〔曼弗雷德入場〕

院長 他一定是個高尚的人哩，

他具有那一切的力量，那力量

如果巧妙地配合起來，一定能形成

一個光輝的原質的美體；像它現在那樣，

那是一團可怕的混亂呀——光明與黑暗，

精神與肉體，熱情與純潔的思想混雜着，

無目的、無秩序地衝突着，——



一切是沉睡的、毀滅的：他將要毀滅呀，然而他還不能毀滅，我要來再救他一次，因為這贖罪必有價值的；而我的責任呀，是爲了一個神聖的目的去冒一切的危險，我要跟着他——雖然必須跟着，但要小心。

〔院長入場〕

( 96 )

## 第二幕 第二景

地——另一間住室。  
人——曼弗雷德與哈曼。

哈 我的主人呀，你叫我在日落的時候來侍候你，現在它已沉落在山後了。  
曼 它沉落在山後了嗎？

我要去看望它。

〔曼弗雷德走近大廳的窗前〕

光輝的日輪呀！你是那  
古自然的偶像，那健康人們的  
力的根源，那天神擁抱的  
巨大的產物，你具着一種  
比女性們更美麗的女性美，那美麗招來了  
那些永不能回去的迷失道路的精靈們。——

最光輝的日輪呀！在你所造成的神祕

被揭破以前，你是一個崇敬啊！

你萬能上帝的最早的使者呀！

在山頂上，你使那邇拉底牧人們的心靈

愉快，直到他們將自己沉浸在

祈禱裏！你真實的上帝啊！

你是那不可知的代表者——

他選擇你來作他的影像呀！

你天上的主星呀！你是那彗星的中心，

你使我們的大地安適，你調和着

那所有在你的光線裡步行的人們的顏色與心靈！

四季之父呀！氣候之王呀！

那氣候裏居住着人類之王呀！因為無論遠近

我們天生的精神裏都染有你的顏色，

就像我們的外形一樣；你在光輝裏

昇起、閃耀、沉落。再會吧！

( 98 )

我永不會再見你了。因為我那第一次的

愛與驚奇的閃爍是爲了你，那末接受我這

最後一次的希望吧：你不會再射在他身上，

對於他，那生命的禮物與溫暖，都帶着

致命的性質了。它去了：

我跟着它去。

〔曼弗雷德入場〕

### 第三幕 第二景

地——羣山，不遠是曼弗雷德的巨宅，在一所塔樓

前，有一個露台。

時——黃昏。

人——哈曼，麥牛耳，與其他曼弗雷德的侍從們。

哈 那真夠奇怪了！這些年來，每夜

在這所塔樓裏，他曾作着長久的夜禱，

沒有一個人看着他。我曾進過那所塔樓，——

我們大家都常常進過的；但要從那所塔樓，

或者從那塔裏的東西來得出一個絕對的推斷，

或知道他所傾心研究的任何東西，

那是不可能的呀，的確，

那裏有一間房子沒有人進入過；

(100)

我真願犧牲我三年所得的工資，

去探出它的祕密來。

麥 那也許是危險的呀！

你以你已知的爲滿足吧。

哈 啊！麥牛耳！你是年長而多智的，

並能說出很多的事情，你曾住在那所巨宅裏——

那已有多少年呢？

麥 在曼弗雷德伯爵出生前，

我伺候着他的父親，他一點也不像他呀。

哈 有許多兒子是有這同樣的情形的，

但是他們的不同在那裏呢？

麥 我不是說

那容貌與形體，而是那心情與習慣呀；

希基斯蒙伯爵是驕傲的，然而放蕩自由，——

他是一個勇士與狂飲者；

他不沉迷於讀書與孤寂，也不要之夜裏

來作憂鬱的存禱，他把黑夜當作飲宴的時間，認為比白晝更快樂；他不願像一個夜狼一樣在深山與樹林裏散步，也不願離開這人羣與這人間的快樂。

哈

詛咒那時間，而那時間是快樂的呀！我願

這樣的時光再來這所古老的住宅裏；

它像是已把那些時間忘記了。

麥

首先，這所住宅必須換它的主人了，喔，哈曼！在這所住宅裏

我曾見過幾件奇怪的事情哩。

哈

來呀，好好的。告訴我一些談到我們離開了守望時的事情：

我曾聽過你含糊地談過一件事情，

那事情就是在這所塔樓的附近發生的。

那真的是一天晚上呀！我記得

(102)

那是黃昏的時候，也許就像現在，

這樣的一個晚上；——那裏紅色的雲

棲息在愛弗爾山的峯頂，這樣地棲息着——

簡直和那一朵雲彩一樣；

風是昏黯而急劇的，那山頂的白雪

藉着爬上來的月光開始在閃爍了；

像現在一樣，曼弗雷德伯爵在他的塔樓裏，——

在作什麼，我們不知道，但是只有

他那漫遊與守望的唯一的伴侶陪着他——

她，在世界上一切生長着的事物裏，

像他是唯一愛着的東西呀，——

實在的，因為由於血族的關係，

他必須去欺騙蘇絲絲帶姑娘，他的——

別作聲！誰來了呢！

〔修道院院長入場。〕

院長 你的主人在那裏呢？……

哈 在那邊的塔樓裏。

院長 我必須同他談談。

麥 那是不可能的；

他正在極秘密的時候，

一定不能這樣地闖進去。

院長 我自己担負

那罪過的責罰，如果有過錯的話——

然而我必須要見他。

哈 今天傍晚

你已經見過他一次了。

院長 哈曼，我命令你呀！

敲門去，並且告訴伯爵，我來到了。

哈 我們不敢呀！

院長 那末我似乎必須

來作我自己的意志的使者了。

麥 我敬愛的神父呀！停下吧——

(104)

我請求你暫停一會兒。

院長 爲什麼要這樣呢？

麥 且向這邊來，

我願把詳情告訴你。

〔入幕〕

### 第三幕 第四景

地——塔樓的内部。

人——曼弗雷德獨自一人。

羣星出來了，月亮照耀在

閃着雪光的山頂上。——美麗啊！

我仍依戀着「自然」，因為對於我，

「夜」的臉比人的臉更爲熟悉啊；

而且在她那朦朧與幽美的

燦燦的陰影裏，

我了解了另一個世界的語言。

我想起了我，在我年青的時候，

當我漂泊的時候，——在這樣的一個夜裏，

我站在阿里蘇姆劇場<sup>①</sup>的牆內，

(106)

站在那偉大的羅馬的趨羣的遺跡裏；

沿着破舊的拱門而生長着的樹林，

在憂鬱的深夜蕩漾着黑影，

穿過那零落的洞隙，羣星閃爍着；

遠處，在太白河的彼岸，守夜的犬在狂吠；

近處，從羅馬帝王們的宮庭外，

傳來了鴉鳥的長鳴，而且，斷續地，

遠處守衛者們的隱約的歌聲

隨着微風忽揚忽滅。

那立在古朽的城壁的破洞外的幾株古柏，

像出現在地平線的邊緣，然而它們是

佇立在眼前。在那古羅馬皇帝們曾居住過

而現在居住着吵噪的夜鳥的地方，

在那從夷平了的雉堞而躍出

並將它的樹根與帝王們的爐牀糾纏着的叢藪間，

長春藤竊奪了從前生長着月桂的地方；

但角鬥者們的染着血的戰場，

那現着頹敗的一個莊嚴完整的遺跡，還依然  
存在；同時凱撤的住宅與奧古西丁的宮庭  
還現着隱約的殘跡，傾伏在地上。

你滾轉着的月亮呀！你曾照耀在這一切的  
東西上，並曾投射下廣闊而柔和的月光，  
融和了那崎嶇的荒地的

慘白的骸骨，就像是

重新充滿了那些世紀的空隙；

把那仍然是美麗的留下，

並使那不美麗的變爲美麗，

直到那地方變成了宗教，而人心充滿了

對古代的偉大的無言的崇拜，——

那些死了的但享過王權的君主們，

他們從墳墓裏仍統治着我們的精神啊。

就是這樣的一個夜晚呀！

(108)

奇怪得很，在這時我又想起了它；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思想，就是在它  
須將自己放在死思的程序裏刑剎那間，

它也是會狂飛的。

〔修道院院長入場〕

院長 我的好伯爵啊！

我懇求你允許我第二次來見你；

但你莫讓我這卑微的熱忱，由於它的唐突

而惹惱了你——將它那一切罪過

都歸於我；願它那結果的好處

降落在你的頭上——如果我能夠動人心——

如果我能以語言與祈禱來感動它，

我一定要召回一個高尙的靈魂，那靈魂已迷失了

道路，但還不是全然地絕望的。

曼 你不知道我——

我的命數已將盡了，我的功業已被錄下了，

你去吧，不然那是危險的——走開吧！

院長 你不是有意威嚇我吧？

曼 我不是威嚇你；

我坦白地告訴你，危險已在眼前了，

而且我願保全你。

院長 你的話是什麼意思呢？

曼 看那裏吧！

你看到了什麼呢？

院長 什麼也沒有。

曼 我說，你看那裏。

目不轉睛地；——現在告訴我你看到了什麼呢？

院長 我看見那要使我戰慄的東西了，然而我不

懼怕它：我看見一個晦暗而可怕的形體，

像一個從地下出現的地獄裏的魔鬼，

他的臉包在一個斗蓬裏，

他的身上像穿着怒雲。他站在

(110)

你與我中間——然而我決不懼怕他。

曼 你沒有懼怕他的原因的——他決不會傷害你——

但是他那猙獰的樣子，也許會將你那年老的身軀

震嚇得麻痺。我告訴你，走開吧、

院長 我回答你——

我永不走開，直到我與這個惡魔戰一場：——

他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曼 啊——啊——他來這裏是幹什麼的？

我沒有召喚他，他是未奉到命令的。

院長 哎呀！不可拯救的人啊！你爲何

與這樣的客人們來往呢？我要爲你而戰慄了：

他爲什麼凝視着你，而你也凝視着他呢？

啊！他顯露出他的容貌了：

在他的臉上刻着電擊的疤痕；

從他的目光裏閃耀出地獄的不滅——

滾開去！



曼 宣佈吧——你的使命是什麼？

精靈 來吧！——

院長 賤東西，你是幹什麼的？回 我！說吧！

精靈 我是這個人的守護神。——來吧！是時候了。

曼 我已準備下了一切了，但拒絕

那召我去的力量。誰使你來這裏呢？

精靈 你立刻就會知道的——來吧！來吧！

曼 我曾命令過

那本質遠比你大的精靈們，

並曾與你的首長們戰鬥過，滾開去！

精靈 俗人呀！你的死期到了——我說，走吧！

曼 我知道，知道我的死期到了，

但不願把我的靈魂交與像你這樣的東西：

滾開吧！我願如我生着一樣地死去——獨自地。

精靈 那末我必須把我兄弟們召來了，——出現吧！

〔別的精靈們出現〕

(112)

院長 滾開！你這些罪惡的東西！——滾開！我說；

在虔敬尚有威權的地方，你們是沒有力量的，

我一定要命令你們，憑着那——

精靈 老人呀！

我們知道自己，知道我們的使命，並知道

你的職位；不要在無益的事上枉費了你那神聖的

語言，那是無用的；這個人已喪失了生命了，

我再來召喚他一次——走吧！走吧！

曼 我一定要反抗你們，——雖然我覺得我的靈魂

像退潮一樣正從我退去，然而我定要反抗你們；

當我還有塵世的呼氣來給你們以侮蔑，

還有肉體的力量去角鬥，

即使是同精靈們角鬥，我也不願離開這裏；

你們要帶去的定是殘肢斷體呵。

精靈 畏縮的人呀！

這就是那想普及於不可見的

世界裏並想把牠作得和我們

一樣高下的魔術家嗎？那能夠

是這樣嗎？你如此愛戀着生命啊！

就是那使你陷於不幸的生命啊！

你虛假的惡魔呀！你在說謊！

我的生命已到了最後的時刻，——那我知道，

我也並不願將死的時間贖回一點；

除了與你和你的周圍的惡魔鬥爭外，

我不與死鬥爭；我過去的力量，

並非是由於同你訂約而得來，

而是由於那更高的科學——懺悔、胆量、

長久的守夜、心智的力量以及我熟練了

我們祖先們的知識——在那時，

地球看着人與精靈們一同散步，

並沒有給予你們更高的威權呀：

我憑着我的力量——我定要拒絕——拒絕——

(114)

精靈 但是你那很多的罪惡，

已使你——

曼 對於你們這樣的東西，我那些罪惡又算得什麼？

罪惡只能被另外的罪惡與更大的犯罪者

來懲罰嗎？——回到你那地獄裏去吧！

我感到你們沒有力量統制我，

我知道你們永遠不會佔有我；

我已作的作過了，我內心忍受着

一種力量，那痛苦是不會從你們得到什麼的：

那不滅的心把自己作爲它那

善與惡的思想的報應，——！

它是自己的罪惡的淵泉與結局，

而且是它自己的地點與時間：

它的本性，當被剝奪了人性時，

從那轉瞬即滅的外物並未沾染上顏色，

而只沉浸在痛苦與快樂裏，那從自己的

功與罪的自覺裏而產生的痛苦與快樂啊！

我沒有被你迷惑，你也不能迷惑我；

我未曾是你的受騙者，也不是你的掠奪品——

而是我自己的毀滅者，而且此後也願作

自己的毀滅者。滾開吧，你失敗的惡魔呀！——

死的手是生在我身上！而不是你的啊！

〔衆精靈消滅了〕

院長 啊呀！你是何等地蒼白呀！你的兩唇發白——

你的胸部凸脹着——在你那喘息的喉頭裏

發着嘎聲：向天來祈禱吧——去請求——

即使只在思想裏，——但不要這樣地死去啊。

曼 那是完了——我的晦暗的雙眼不能盯着你了；

一切的東西在我的周圍浮蕩着，

在我下面的地好似浮突起來了，永別吧！

把你的手遞給我。

(116)

院長 冷的——冷的——簡直激心地冷呀——

然而來一個祈禱吧——啊呀！你覺得怎樣了？

曼 老人啊！死並非是怎麼困難的事啊！

〔曼弗雷德死去〕

院長 他已經死去了——他的靈魂已凌空飛去了；飛

到哪裏呢？我害怕去想它——但他已死去了！

〔幕落〕（全劇完）

## 註釋

### 十八章。

① 見沙士比亞的「哈姆萊特」第一幕第五景。

② 該因 (Cain) 是亞當 (Adam) 的長子，曾殺害他的弟弟亞伯爾 (Abel)。參看「舊約」「創世紀」第四章。

③ 威廉台爾 (William Tell)，相傳是瑞士的一個勇敢的獵者。因他違抗了國王該斯勒 (Gessler) 的命令，讓他用箭來射去一個放在他兒子頭上的蘋果，但他終於把蘋果射下來，並未傷害他的兒子。後來他把國王射死了。

④ 愛羅斯 (Eros) 與安替羅斯 (Anteros) 是兩位愛神。

據傳說，哲學家盜布里加斯 (Iamblichus) 曾用魔術，把他們從敘利亞加大拉 (Gadara) 地方的溫泉裏喚起。

⑤ 沙耳王 (King Saul) 曾請求安多的魔女 (The Witch of Endor)，讓她把撒末耳 (Samuel) 的靈魂召來，那靈魂對他說：「(“Tomorrow shalt thou and thy sons be with me.”)——參看「舊約」「撒末耳上」，第11

⑥ 波山尼亞斯 (Pausanias) 在黑暗裏，會把他所愛戀着的女子比染替恩女耶 (Byzantine Maid)，當作仇敵殺死了。後來他在死人的預言所裏，來向死者的靈魂垂詢，她告訴他說，如果他去到斯巴達，他不久即會脫掉苦惱的。(參看Plut, Gimon, ch. vi)

⑦ 坡山尼亞斯王 (King Pausanias) 藉着向宙斯 (Zeus) 的祈禱，並依憑着非加里亞 (Phigalia) 的靈魂的召喚者 (即阿加狄亞的召喚者) 的幫助，想與比染替恩的靈魂講和。(參看Diosc. of Greece, BK. III. 509)

⑧ 喀倫 (Kalon)，不知何意，或許係希臘字 Karor 的英寫，「美麗」的意思。

⑨ 希猛 (Simoon) 是亞拉伯沙漠中的一種熱風。

⑩ 柯里蘇姆 (Coliseum)，古羅馬的大劇場。